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
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
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
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
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
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
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
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生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五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
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其素
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真風
流人
豪也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
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
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
只是訛訛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
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
淳和溫公諸人襍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
也○君子之所養要冷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
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志以德足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
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
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
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
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
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
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
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
多要有出處曰閑閑睢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

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
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
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
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
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
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
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
人詩蘇才豪然一來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
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
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
鐐刈蓬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
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角尾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
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
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
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
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
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

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餘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太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

地

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
佳○人多說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
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
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
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
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
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
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
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
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
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此陶如何曰陶却是
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
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
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
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
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
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
郊噤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
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

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
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鬪雞聯句云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
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
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
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
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
喚客宜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
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
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
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
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
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
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
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
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
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偶誦寒山數

曼卿
非諸
公所
及

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
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
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
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
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
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
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
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
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

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
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
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
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
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
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
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
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
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

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
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
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人略云兩
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
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
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
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
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
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聲做只是
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
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
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
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
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
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
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
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
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

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
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
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
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
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
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序事情
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
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
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
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
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
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
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
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
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做事使難
字便云好○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
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
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予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唐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雍而溢焉者也相繫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眾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和招惜惜之語凜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千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果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嫺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杜王
足以
訂千
非古
是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謠矣弗論余
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
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
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
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
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
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
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
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
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地
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
不制則生入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力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
已既不得其要則雖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已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或
一世
眼高

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
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
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
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據發曾
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
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詩章
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
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
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
翁於蘇迴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
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
已者如此近年乃成清圓侗儻之爲尚而極詆涪
翁噫羣兒之愚爾不啻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
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
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
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
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

於唐然深遠蕭勃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
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
而非造作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
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
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
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
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
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
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
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
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旣庶旣富然
後以飽食暖衣而不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本意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
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
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

退之
善道
文王
意

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入目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
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
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
驚惶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
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
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于瞻詩多所譏
元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
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
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
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因時損益之
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
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
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
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楊雄
道
無名
古文
下

國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
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也自秦焚詩
書坑術士六藝殘闕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
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
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
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
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
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
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
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
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
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
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
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縟真衰世之文耳是
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
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
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
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
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
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
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
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
但以意着可見如宋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
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此小室擬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於文軒嘗云班固

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
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
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
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
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
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做蜀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
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
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
關做去及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
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
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
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
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
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沈存中以
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
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

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終前面只發兩

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

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
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
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着屈宋韓柳所作乃有
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
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是錯說利害處好答
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
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
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

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
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
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
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
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
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
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
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
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大弱無歸宿了臣衡書
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
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
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
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下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
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
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
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
又困善仲舒臣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韻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遲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子滿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

看這一人文字未被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

理舊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鬪較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剴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徧處後人辨之

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占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太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今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舉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資厚厚底他

文者
貫通
之器

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
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
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者
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
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鵠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
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
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
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裏了人文字○因論韓文
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鵠冠子
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
公詩又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詩
書者我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
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
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
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
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
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
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
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
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

人皆是有名之士

老佛旦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三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太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太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諸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

聖人取先
進禮樂
意

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
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
分好然皆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
便駢購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
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
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
靖人自獻于先主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
崇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
義亦好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嘗以伊川
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也
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
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太
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
禮論好如宰相掌入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
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太峻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
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本不軟瞻不為
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
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

歐公
第一等
議論

龍岡肝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于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詩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此牽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入買一作得他醉翁亭記葉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

環除比肩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一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數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当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太段巧說自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語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能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手裏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猶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目之力方

三代
治出
於一

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日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謹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

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
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
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
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
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
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
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
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
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
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
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
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
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
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王相如王褒楊雄之
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
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
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

仁義
之言
謂如

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謂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補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人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天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

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晚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稱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太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語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

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主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太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永滄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今益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異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縱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一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疎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輝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

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
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
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
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
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
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
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
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
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旣說
誠何故又說一日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以
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
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
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
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
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
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
布置其舊看一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
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
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云不能得一起忽得兩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
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
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
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章無意思又曰
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
如說不辨後對人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輩卿
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
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
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
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
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
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
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
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
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
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
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
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
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

養巧
養辯
忠厚
至論

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
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
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
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
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
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
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
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
如此則仁只是箇鵲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
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
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
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
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
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
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
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
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下一箇字東坡所
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
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

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
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
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
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此平道理故文字依
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
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死
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
文字擬峴臺記是做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
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
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
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
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
宗處其父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
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二年
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二年則
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
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
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云
便是今人文字都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
無他抑揚頓挫

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
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
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
但素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太
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
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
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
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入皆知近來文字開了
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
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
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
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
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
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
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
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
實且如進卷方是一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
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
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
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

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
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
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
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
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
足爲文太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
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不可肯
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
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
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
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
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其所見畢
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鵲突說在
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
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
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
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
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
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
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

道者
文之
根本

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
氣便似舞訝誠者塗眉畫眼只不是本樣人然皆
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
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
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今作物件事全箇做
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編天下者本來合當理
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
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
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
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
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
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
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
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
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
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
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
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
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
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
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
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
坡之說則是一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

枝葉害著學問及兩失也○問要有文以資筆勢
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
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被縱如
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
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方說得到及這
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
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
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自條理乃好不
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
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
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記最好亦是
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
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
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
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
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
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
西漢文字用上開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
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

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闌輟○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頽塌只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其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曾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

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
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
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
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
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盡盡東坡雖是宏闊
瀾翻成木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
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前輩
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
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
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
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
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
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
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
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
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
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
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亦立僂身頭曳足
先斷腰脊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

讀之猶且寒心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潘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潘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然由遠矣本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苟于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文章由道而佳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貴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煮玄酒乃巧之極上心外起意益深益密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
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
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
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
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
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一程朱子不說作文
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太節目此處明
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
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
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
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
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
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
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
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可責
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
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
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

志人土
不取
幸民

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
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
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
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
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
不可有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
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
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
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
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
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
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
若是固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
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者
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
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
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